

师 恩

陈向东

冬夜里的烟草香、
米浆香和书香

我在桐城师范读书时，教学楼西有口水塘。塘埂下是一排教工宿舍。宿舍最西头是校广播站，播音员都是学生，校花，走在校园里男生回头率高。学校没电铃，用的是人工敲打的钟铃，吊在宿舍走廊屋檐下，铃声清脆悠远。

我的班主任是已故去的张恒元先生。（先生是桐城师范1958年老校友，那时的校园在今六尺巷附近的竹叶亭，羊子巷）他的宿舍就在钟铃隔壁。老师为人平和，班级管理人性化。1980年代初，青春飞扬。有个叫潘晓的人，写了篇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》，国人哗然。校园里春潮萌动。有人反感，饭都还吃不饱，净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张先生没有态度，他让我们自由放飞心灵。多年后，我们班出了名师，名校长，还出了镇长，局长，检察长，刑警队长，秘书，记者，还有自由职业者。

龙眠山上冬夜北风呼号，很冷。有一天，先生要请假回孔城老家做屋，让我给他晚上看门。他把钥匙交给我后，骑着那辆破旧“永久”载重自行车，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暮色里。

那几日，我赛似活神仙。夜里睡在先生宽大的棕绷床上，惬意。他宿舍干净。他抽烟，屋里有淡淡烟草味。被里子是白色粗土布，纯棉的，用米汤浆洗后暴晒过。盖在身上温暖柔软，有米浆和太阳的香气，好闻！床头柜上有闲书，有《儒林外史》《忏悔录》《庄子集注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，我大半夜睡不着，似懂非懂地读了些。饿了，见先生洋铁箱里有红芋角子，香，脆，吃了些。

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在桐城，把用米汤浆洗过的被子待客，是贵客才有之。

多年后，我还知道，恒元先生不是真要让我给他看门。

草庐风亭犹名迹

喧喧小市日繁荣，“铁打桐城”昔有名。文派方姚呼不起，龙眠依旧照窗明。诗是桐城文化名家、原桐城诗词学会会长、我的桐城师范语文老师江兴元的诗。《且闲斋诗文稿》是先生存世的作品集，当下一书难求。

我收藏的兴元先生的两个版本是其小女送我的，还特意为我加盖了两枚先生的印章。

先生若健在的话，今年100岁了。恰逢母校桐城师专120年大庆。

第一次见到先生的书。

先生是大牛呀，早年从中共早期领导人尹宽读书，后入桐城中学，大学入读安徽学院，毕业后入职至德中学、桐



水墨人间 汪丽娟 摄

城师范。后遭厄运，归来后已近退休之年，先生没有怨天尤人，退休后为弘扬桐城文化四处奔走，放声歌唱近30年。

有点对不住先生。当年没有好好听先生讲课。一次，先生讲柳河东的《小石潭记》，我看闲书。先生发现了，问我为啥不听课。我随口一答，《小石潭记》有啥好讲的，精淡寡味的，一读就懂。先生气得嘴唇发抖，“《小石潭记》够你读一辈子！”

40年了，我清楚记得，先生把“潭”读成“团”，桐城话。

还有一次，食堂打饭，排队。男生都喜欢敲瓷缸。那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线。先生看见我，“别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，真的精力旺盛，无聊，给我背古文去！”

有点遗憾，先生古诗词造诣炉火纯青。当年觉得其擅长古体诗词，为文一般。今见先生那么多山水小品文，有张岱、袁宏道、柳宗元之风，我连先生的皮毛都没学到。

还有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先生还是收藏大家，藏品有元赵子昂《双松平远》，明董其昌楹联，清王宸《春江渔隐》，蒋廷锡花鸟，王小某《丰乐图》，刘石庵行草，孙鼎臣、赵树吉书屏等，那许多书画及作者名也都是第一次见到。这些宝贝还在吗？我好想看看。

我慧根不行，和先生缘分不够。

先生说得对，《小石潭记》我读了40年了，读不懂，读不透。

先生，唯一能告慰你的是，后来我听了你的话，在龙眠山上，用两年的时光，背完了《全唐诗》和《古文观止》，就靠这两本书，混到现在。

那年，听人说，当年风雨飘摇，先生在天城中学做临时工时，家里盖了几间草房，落成之时，先生即兴书写一副对联：“草庐风亭犹名迹，玉馆朱楼总废墟。”这联，我至今记得。

去林畈

丁杏子

第一次去林畈的妻子家，是从华阳渡口坐船去的，到得对岸需要搭拐的，经过几公里山路的颠簸，再坐中巴车到东至县城转车，大概一个小时，才能到距我百公里外的村落。

生活在丘陵地带久了，见到山是那么的欣喜。一条满是泥泞的土路从山这头舒展开去，弯弯曲曲往里延伸。一旁是农田，一旁便是山坡，还有纷落在并不宽阔的土地上的房屋。隔山容易隔水难，这年正月初二，已过立春，持续多日的雨丝毫不见停，山路不好走，为了赶在十二点前到达，我和妻子特意起个大早，坐班车来到华阳渡口。雨蒙蒙的江岸，一艘接一艘的船只依次排开。我们坐的船很小，固定在埠头，进来时舱中挤满了人。舱窗开着，江水拍打船只的声音一阵阵传来，周围散发着鱼腥味。

像俊逸的马挣脱开埠头的缰绳，约莫半小时后，渡船往江对岸驶去。风吹在身上并不觉得冷，我看到江心洲上的芦苇秆子随风摆动。渐渐地，渡船慢了下来，一半没在江中，江水要涌进来似的。我一边扶着行李，一手牵着妻子。很快，船里面的人开始摇晃，一会往左边推搡，一会朝右边挤来，而窗外，江水不时涌过船窗。妻子使劲抓着我的手，突然哇的一声吐了，地上、还有我的衣服上，瞬间狼藉一遍。周边的气氛也越发紧张，我心想，这船是不是要沉了……过了好一会儿，船安静下来，往外看，航标已离去很远。

花谢花开，春去夏至。去林畈，依然是每年必修的课程。于我，并没有多大的欲望；于妻，却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妻子是想家的，思念那个她生活了二十来年的村落。虽说买了摩托车，出行方便了，但心里还是有点畏惧，记得有一年春节去林畈，手冻得加不了油门。

这次因为国庆节要加班，我跟妻子商量，让她带着大儿先去。不料加班时间一拖再拖，直到六号下午才得空。事情一忙完，我立马给妻子打电话说傍晚过去，然后买了本地岳父爱吃的糕点，直奔渡口，幸好赶上了最后一班船。

秋天的风吹在脸上分外舒爽，宽阔的柏油路两旁尽是高大大长的杨树，很快就看不清路边景物，我只得打开车灯，让车慢下来。砰！突然失去重心，人和车一股脑歪倒在路旁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撞上了路边的界桩。我晃晃脑袋，一下子清醒多了，抽腿出来想扶起摩托车，才发现腿已出血了。给在泥溪镇上的姐夫打电话，说让我在原地等着。许久，见天色渐暗，我扶起车顺势骑上去，踩离合，点火，却前行不了，只好继续等着。待姐夫带修车师傅赶来拖走车子，到林畈已经晚上十点多。

2017年国庆前，妻子决定拿出卖旧房子的钱买辆小车。其实买车更缘于望东长江大桥的开通。第一次在高速路上开车，心里难免紧张，不时透过后视镜左看看右看看，遇到大货车驶来手还发抖。“快看，长江大桥好雄伟啊，那个塔尖咋那么高！”小儿在车上叫道，我抬头看，是呀，蓝天白云下，那绵长的桥梁塔顶直冲云霄，如同一条长臂舒展在长江之上。“妈妈，这山里有哪些动物啊，有狼么，有老虎吧？”小儿兴奋地问妈妈。过了桥，进入东至境内，高速路两边群山绵延，虽不很高，却布满绿意。“哇，这个隧道真长啊！”小儿赞叹的同时，我已经驶入了第二个隧道——龙头岭隧道，入口的路牌上标识着三公里。我回应小儿，这不算长的，岳西明堂山隧道有七八公里，中国最长的隧道有十多公里呢！

约莫半个小时，我们到了林畈，噼噼啪啪声中，岳母将我们迎进家门。在乡下，买新车第一次进家会放鞭炮，图个安全、吉利。这以后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周末我们也会开车去林畈。妻子说：“有辣辣的菜，有现成的饭，你看林畈多好，以后老了我们来林畈安居吧！”

路是好走了，回去的次数也就多了。有时候想想，这路不就跟心情一样嘛，往好的方向走，遇见的风景便会更好看些。

